

意林
励志
小说

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殿堂级佳作!

温暖、励志、好看，给青少年以成长正能量!

天使之马

A HORSE FOR ANGEL

〔英〕萨拉·林恩 著
刘莹 译

倾情推荐

诺贝尔奖获得者

莫言

当代著名诗人

舒婷

当代著名作家

王蒙

当代著名作家

毕淑敏

当代著名作家

周国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于丹

吉林摄影出版社



林意
励志
Motivational
小说馆

天使之马

A HORSE FOR ANGEL

[英]萨拉·林恩 著
刘莹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之马 / (英) 林恩著; 刘莹译.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5.4
(意林励志小说馆)
ISBN 978-7-5498-2114-3

I. ①天… II. ①林…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9219号

版权号 图字: 07-2013-4278

A HORSE FOR ANGEL By SARAH LEAN

Copyright © 2013 BY The Greenhouse Literary Agency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Yilin Inspirational Books Issued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ights People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天使之马 TIANSHI ZHI MA

出版人	孙洪军	版次	2015年4月第1版
总策划	杜务	印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主编	孙洪军 顾平	出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	施岗	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丛书统筹	徐晶	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特约策划	吕娜	邮编	130062
封面设计	资源	电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美术编辑	孟华		发行科: 0431-86012602
开本	700mm×1000mm 1/16	网址	www.jlsycbs.net
字数	146千字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张	11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印数	1~20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98-2114-3 定价 23.9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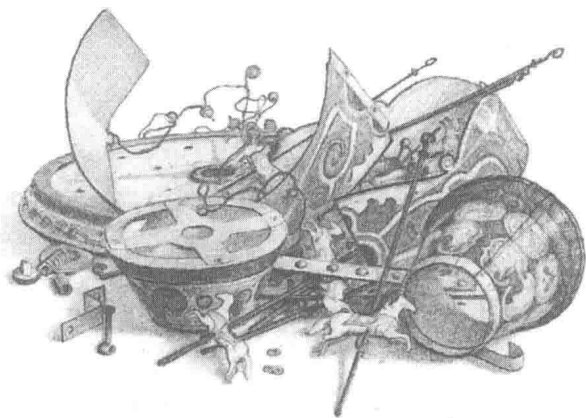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 录

出“事故”了	1
坏消息	5
阁楼上的棕色皮箱	8
失踪的锡制女孩	11
柠檬别墅	13
嘉姆的纸杯蛋糕	17
疾驰而来的马儿	20
第一百匹马的故事	22
偷马的“天使”	25
名叫玛吉的猪	29
凯尔达峡谷农场初见	32
群鸡大逃亡	36
藏身拖车里的“小偷”	41
事情依然是个谜	45
指引者——丽塔	47
与安琪儿的第一次密谈	51
成为“帮凶”	55
安琪儿走进了我的心里	57
拯救小猪的“魔法”	62
也许她真的是天使	66
山羊多乐茜失踪始末	68

目 录

与“天使之马”第一次亲密接触	72
月夜骑行	76
等待第一百匹马	81
失而复得的旋转木马	83
泄露了秘密	88
被马养大的安琪儿	92
敞开心扉也会刺痛	97
生命的温暖	101
安琪儿的“家人”	104
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护安琪儿	108
逃亡者安琪儿	110
“天使”的脆弱	114
找回“魔力”的农场	119
被出卖的贝尔	123
我们是彼此的天使	128
一分两半的同一人	135
“公主”的真相	139
我们都变成了另一个人	142
真正的天使之马	147
暑 假	149
致 谢	150
《疯狂外星人》精彩试读	151
《遗忘》精彩试读	161



出“事故”了

妈妈又忘记按时来戏剧社接我了。这就意味着我又要在这里待上二十分钟。心不甘情不愿地留在戏剧社里，透过窗户看着别的孩子离开，心情真是糟透了。

我和一个叫杰米的男孩是临时演员，我们还负责绘制背景板。如果必须要在戏剧社待着的话，那能干这些事儿还算不错。我一度认为，假如有人会站在我这边，那这个人肯定就是杰米。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竟然向奥利弗夫人告我的状，说我从后门溜出去，用电线做危险的事儿。

奥利弗夫人勃然大怒，让我为自己解释一下。我看着奥利弗夫人，深吸了一口气，欲言又止，但我不知道“为自己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你不能解释你自己，你就是你，虽然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不像我一贯的作风。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眼睛也刺痛起来，因为我突然间想到了妈妈会说



些什么。

“嗯？”奥利弗夫人抱起了双臂。

“嗯，刚才的事情是这样的，”我说话了，我决定像讲故事一样来描述这件事，“我画完了背景板，正如您所指导的那样，杰米和我洗干净了画笔。我们只能等着画笔晾干，后来我看到了那些灯……您知道的——您不是一直在找那些灯吗？它们跟另外几样需要修理的东西一起装在包里，插头也不见了，我知道该怎么把它们跟另外一串灯联到一起，于是我这么做了，但我忘记先问问您了，而且……我不是故意的。”

“妮尔·格林，你平时可不是这样的，”她说，“你在想些什么？拿这么危险的东西来玩？”

哦，她的想法未免有点儿犯傻了，这么做有什么危险的呢？那些灯甚至都没有插上电源，根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发生。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愧疚之感。

于是我说：“对不起，奥利弗夫人，我不会再犯了。”

我主要是在想，请不要告诉我妈妈。

一想到这里，我的脸又红了，火辣辣的，直发烫。

“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奥利弗夫人说，“你妈妈会怎么说？”

有时候，你真的希望人们会读心术。

没有足够长的彩灯来装饰舞台貌似不算什么大事。奥利弗夫人没指望我给出答案，因为她转过身走开了，高跟鞋嗒嗒地敲打着木质地板。

就这样，我用脸贴着窗户，眺望着楼下的街道，这样我就能看到妈妈的车，心里暗暗祈祷奥利弗夫人不要看到妈妈来。但奥利弗夫人还是发现了，她和妈妈隔着车窗讨论了这场事故。现在这件事变成事故了，就像是某种巨大的灾难。

我坐到座位上，系上了安全带，夹在谈话的两个大人中间。奥利弗夫

人说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本领，但我不应该乱动电器。当然了，她说的是修理！妈妈立刻表示了赞同，并且看了我一眼，似乎在说，你怎么能这样？我最想逃避的，就是这种眼神。

“大概妮尔需要有更多的事情来做，”妈妈说，“她需要更大的挑战来让她充实起来。奥利弗夫人，能不能在剧中帮她安排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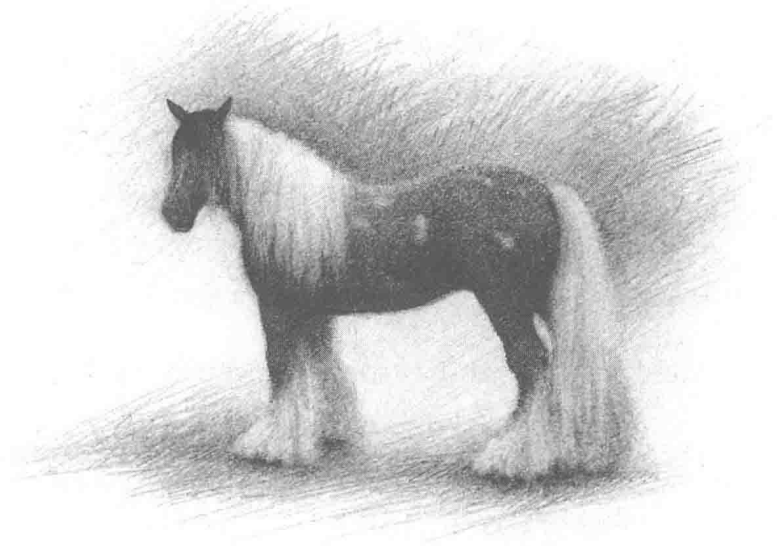
一件小事变成了大麻烦。

不要说话，我告诫自己，到了星期一，就能跟奶奶共度两周的复活节假期了。

妈妈会忙于工作和一场会议，不会再有课外俱乐部，不会再有指派，不会再有等待。只有我和奶奶在她的家里闲晃，看看日间电视节目，玩玩纸牌和电脑上的宾果游戏，安静又安全。奶奶不会开车，她也不坐巴士，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在你之前有什么人坐过你的座位，还有他们去过什么地方，所以她不会送我去戏剧社排练。哈！奥利弗夫人一定会忘记妈妈的提议的。

妈妈启动车子开远了，她说：“我们需要谈一谈吗？”

“不。”我说。她脸上的神情已经背叛了她，她根本不想跟我谈什么。



坏消息

又是等待。这一次是在车里，妈妈在回家的途中停了车，一头扎进了超级市场。她带走了车钥匙，我没法开窗户，也不能听收音机。我只能听到车外的隆隆声和自己的叹息声。

等待会让人叹息，而叹息会在窗户上制造出一小片白色，让你能在上面写下一个反向的“HELLO”。

一位推着手推车的老太太停下脚步，来看我写下的字。我给了她一个微笑，但她皱了皱眉头走开了。没办法，我擦干净窗户，看着外面不断发出隆隆声的黄色起重机。起重机的吊臂在天幕下缓缓转动，下面用一根细细的金属丝吊着巨大的混凝土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眨眼睛，只是看着它在空中摇晃。

妈妈从超市里出来了，手里还拎着几个袋子。她黑色的大包包里装着所有人都可能需要的任何东西（说不定还有另外一百多种东西），大包包

沉甸甸地垮在妈妈肩膀上，她的手机夹在包包带子和耳朵之间。

我在她脸上搜寻着线索，一般情况下，我都能搞清楚事情是怎么回事，猜到她的决定。她的脸上通常会写着“你在认真听我说吗”“不要质疑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其余的时间里，她则会用淡淡的微笑来弥补不足的地方。她的眼睛紧盯着我，边走边打着电话，我能根据她的样子判断出两件事：首先，这个电话跟我有关；其次，我没的选择。

“计划有些改变，”妈妈把几个购物袋扔到了车后座上，“你要去丽芙姨妈家里过复活节假日。”

这可不是我所期望的。

“我一直是跟奶奶一起过假期的。这次为什么要变？就因为我碰了那些弱智的灯？”

她准备说什么，但没继续说下去。

“这跟那件事没关系。”

“不，有关系。你就是因为刚刚发生的那件事情才改变主意的。”

“并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奶奶必须要坐火车赶到莱斯特去，她的侄女摔了一跤。就是安娜贝尔姑姑，你还记得她吗？”

不记得。你知道，如果你抱起了双臂，你根本就不想去回忆什么事儿。

“就是养了狮子狗的那个。”妈妈说，我能听出来，她正努力把这件事和刚才的小事故撇清关系。

我想象不出安娜贝尔姑姑的样子，只记得一条微微颤抖、略带粉红色的狮子狗，还有一股奇特的火腿味道。

“我记得你说那条狗死了。”

“是的，但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不能让别人照顾她吗？为什么非要奶奶去不可？”

妈妈就像没听到我的话一样，自顾自地说道：

“就这么定了。回家以后，我希望你去阁楼上一趟。那里有个灰色的大旅行箱，你会需要它的。”

我意识到我们彻底忽略了这场谈话的关键阶段，到了那个阶段，我本来可以说我不想去的。这向来是妈妈总体计划的一部分：剔除了讨厌的中间阶段，直达目标，或者下一次指派。从来不管我的需求。

“今天晚上就开始收拾行李，”她说，“等明天下了数学家教课，在去游泳俱乐部之前再收拾剩下的东西。一到星期天，我就开车送你到丽芙姨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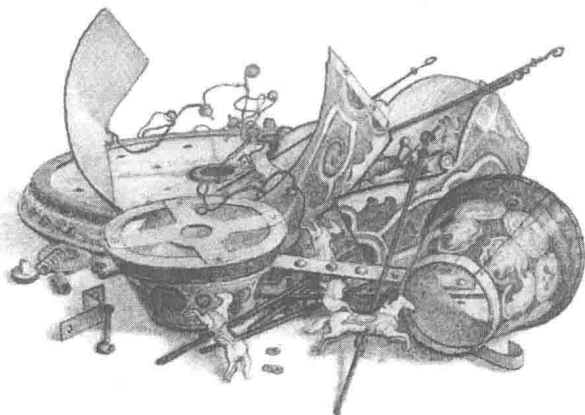
我不喜欢戏剧社，也不喜欢数学家教，因为那个老师的家里散发着一股大蒜味儿。我的游泳教练说我游起泳来像只猫，还像某种不喜欢待在水里的东西。

我的人生就是一连串乏味又没有意义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不是我的选择，再加上坐车，以及在每次坐车之前的等待。假使你按章办事的时间足够长，你都不必关心所有的东西从你手中被剥夺掉——这就是妈妈的作用。

“那戏剧社怎么样？除了——”

“还好。”我叹了口气。

回家之后，我们吃掉了从超市纸盒里拿出来的意大利面沙拉。妈妈又把电话贴到了脑袋上，在通电话期间，她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楼梯尽头，阁楼门就在那边，在走廊顶棚上。



阁楼上的棕色皮箱

我们的阁楼像月球一样静谧。只有我的双脚踩在木质地板上，发出沉闷而空洞的脚步声。倾斜的墙壁上贴着黄色的塑料垫，隔绝了外界的声音。时光的脚步似乎在这里停滞了许久，陈腐的空间里散落着我们保留的旧东西，因为它们并不属于垃圾场、慈善商店和其他地方，只能放在我们身边。

我看到了灰色的旅行箱。我本来可以拎起箱子，径直走下楼去，但相反，我挺起了双肩，抬起了下巴。我想要反抗。我不介意待在上面，在这里，整个世界都停顿了，没人能看到我，也没人能听到我的声音。开始一次幻想只需要几分钟……

我在脑海中描绘着向妈妈说出真实想法的场景：

给我听着，妈妈，我不想去那些傻乎乎的社团。你看，我不喜欢社团，我在那些地方真的没有朋友，因为我对任何事情都不在行，也不感兴



趣。现在，你想随便把我塞到一个地方，周围全是陌生人，我还要做很多自己毫不在意的事情。我知道这会让你多烦心，并且让你想起了爸爸，就算你没有说出来……但我真的很想修好那些灯。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

我并不是刻意想起最后一点的。我知道，我永远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上述那些话。

我坐进陈年的尘土中，叹了口气。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身边整齐地摆放着一摞硬纸盒。我决定打开最上面的那个。

盒子里放着一张旧的母亲节卡片，封面贴着几朵皱纹纸做的花；一个横线笔记本，大大的手写字模糊不清，纸上画满了潦草的图画，画的内容是一栋房子，里面住着五条腿的动物。盒子底部是电线、羽毛、纽扣、七零八落的黏土模型、用硬纸板做成的模样怪异的动物。还有一个大象、长颈鹿的混合体，有着长鼻子和长脖子；一个河马、小鸟的混合体，长着带有爪钩的腿；另外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动物。这种感觉很有意思，你不记得自己做过这些东西，即使你还是那个人，拥有同样的一双手。

我发现硬纸盒上贴着标签，上面写着“妮尔——四岁”。所有的硬纸盒上都贴着标签，写着我的名字和年龄！我每年所做的东西都被收藏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堆越高。我往阁楼里面望了望，想找到更多类似的东西。但其他盒子里装的是课本和成绩单，我怎么没做出更多的东西呢？

这时，我看到盒子后面有个棕色的皮箱，孤零零地躺在屋檐下的阴影里，上面堆积着被遗忘的尘土。皮箱比我的书包略大一点点，感觉颇有分量。我抓着把手拖动了一下，听到有东西在里面晃动。箱身上的皮革已经磨损了，接缝处也有擦痕，就像皮肤保护着我们内心柔软的东西。

箱子上没贴写有我名字的标签，但我还是打开了搭扣。

箱子就像座古墓，里面装满了边缘带有空洞的扁平金属块，狭长的带子就像银色的骨头，散落在装饰品和精致的小物件当中。我翻了翻金属

块，找到了一个音乐盒和十六匹刷有油漆的小马。我很喜欢把小马放在手里的感觉，我用手指握住金属肚皮，而大拇指刚好抵在脖子上。小马奔腾的四条腿凝固在时间里，安静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于是，我记起了这是什么东西。

在很久以前，这些金属块能组成一条圆形机械传送带，就跟我家的咖啡桌差不多大，但是要更高一点儿。在四岁的时候，我最后一次看到它的光彩，最后一次看到上面的小灯，最后一次看到旋转的小马。我又一次打开了横线笔记本，就是我四岁时的那本。那些图画的内容就是这个！不是什么长着五条腿的奇怪动物，而是长尾巴的马儿，它们也不是住在房子里，而是在圆形传送带上。终于，我回想起来了，每当我蹲下来注视着不停旋转的木马时，都会有嗡嗡声在我的皮肤和脑海中流连不去，都会有欢笑声在我身体里荡漾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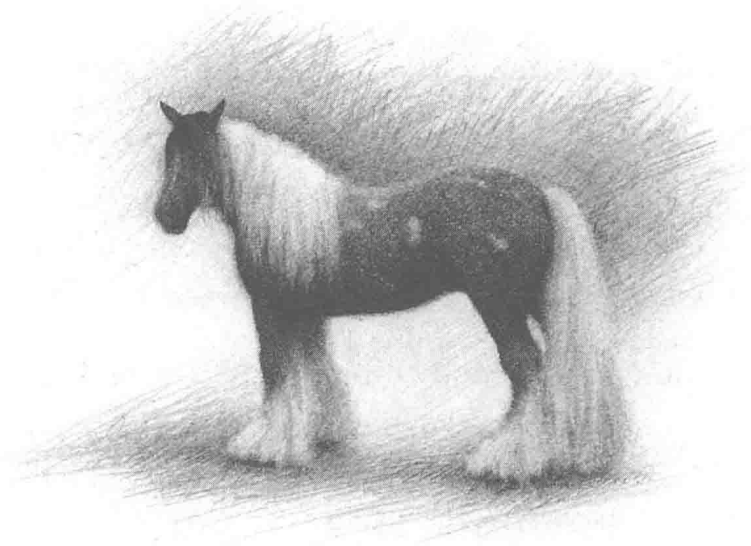
我把那些小灯举到眼前，我能看到灯泡里的灯丝，就像婴儿的头发一样细。我把小马排成一个圆圈，又把电线插进了黑色的电池圆筒里。我的双手记得该怎么做。白色、金色和粉红色的小灯依次点亮。我打开音乐盒上的开关，听到里面生锈的排钟转动起来，恢复了生命。所有的碎片全都躺在我周围——所有的碎片。然而，我觉得小马在踢蹬着四条腿；我觉得它们在我身边旋转，就像它们还活着。

“妮尔，你是找不到箱子吗？”妈妈叫道，“需要我上去帮你看看吗？”

我手忙脚乱地把全部零件拢到一起，再次把它们藏了起来。

“不！别上来！”我飞快地回答道，同时“啪”地一下关上了箱子，“我找到了。”

我很想知道那个标着“妮尔——十一岁”的盒子里放着什么，我也想起了自己不再做手工的原因。



失踪的锡制女孩

我瞒着妈妈，把两个箱子都带下了阁楼。我把秘密的棕色皮箱藏在了床底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待着，直到房子里的动静告诉我，妈妈停止了辗转反侧，沉沉地陷入了梦乡。我想起了旋转木马和亲手制作木马的人——爸爸。

妈妈说他总是对灯光很着迷。他就是干这一行的，为大型展览制作炫目的照明灯组。七年之前，他跑到了一个名叫拉斯维加斯的地方——跟着他的那个人叫苏西什么的——去看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灯组。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他，也没听说过他的消息。妈妈说他大概是头晕目眩了，以至于忘记了自己该负的责任。她说我们有新的生活要过，应该抛弃那些无意义的梦想，忘掉一个男人曾经背叛过我们的事实。

妈妈应该不知道旋转木马放在阁楼上，她一向都不允许爸爸的东西留

在家里。爸爸没带走的物品都被打包扔进垃圾箱了，家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提示他的存在。这样的话，为什么旋转木马还在这里？

忽然间，我记起了那个锡制女孩，她站在旋转木马的顶上，展开双臂，头往后仰，做出了飞翔的姿势。我还记得自己总是等待着她转过来，每当那个时候，她就会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凝望着天空，凝望着我。

我坐起来，爬到了床底下。我轻轻地打开箱子，小心地拨动着金属块，以免它们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这样就不会吵醒妈妈。但这里太黑了，我找不到锡制的小女孩，也感觉不到她在里面。小女孩跑到哪里去了？

我带着一匹小马回到了床上。金属质地的小马在我手里被握得暖烘烘的，我能感觉到一条条凹凸有致的油漆笔触。

我把小马翻转过来，感受着它脖子上那流畅的曲线；它的蹄子踢蹬着，做出飞奔的姿势，但永远也接触不到地面；我的指尖感觉到它的鬃毛在拂动。

我坠入了梦境之中，小马在我心里跃动。灯光亮起，开始旋转，越转越快，越转灯光照得越远，然后我看到了站在灯光中的她——锡制女孩活过来了！

她跟我一样高，她的皮肤反射着旋转木马上光芒。她垂下双臂，把脸庞转向了我。

“我在哪儿？”她喃喃地问道。